

书房

赵辉廷

书房，顾名思义，藏书之所，书写之地，更是神游古今中外、放飞灵魂的一方天地。

四十多年来，书房与我形影不离，个中的喜怒哀乐，唯有自知。无论庙堂艰辛寡淡，江湖乱象横生，只要一脚踏进书房，心便定，气自静，庙堂与江湖皆抛之于脑后。因此，闲暇之余，书房是我的乐土，是我的知己，是我的情人，是我的整个世界。

自打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后，就有了书房，或大或小，或宽或窄。买的书逐渐增加，我曾请人打了六个书柜。每当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阅读时，感觉有如站在一棵大树上，正摘取一枚丰硕的果，打开它，它丰盈的清香与营养不断地滋润着我，始信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庄子语）；或如清晨，立于高山之顶，旭日正从东方冉冉升起，照亮眼前远山近壑，山流碧，壑洗，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刘勰语）；或似晨风徐拂，肤明净，心豁然， 神恬心清，则形无累（语出北齐，刘昼《刘子清神》）。

应该说，是书房赋予我善于思索，才有独立识见，从不入云亦云；赋予我做人的风骨，不卑不亢，从不看脸色行事；赋予我以 立德、立言、立功 为人生目标，不留念官场与权力； 立德，与人至善，从无私敌； 立言，痴迷翰墨，爱好写作，五十年如一日； 立功，凡做事谨严认真，力求完美，充分体现实现自我价值。

书房伴随我成长、成熟。自以为风雅中人，便附会风雅，将自己的书房先取名为淡泊轩。这名字的出处与含义不用我赘述，你一看就明，并先后请上海书法家沈培方、长沙书法家王超尘先生为之书丹，但我一直未敢刻匾悬挂。原因有二：一是书房所在环境悖然，不宜，唯恐有辱两位书家椽笔；二是我属兔，游移不定，我无法圈定自己稳定的居所。几经迁徙，雅兴不减，又有且住斋、五味坊、楠轩、蔽帚自珍斋、五者堂等斋名相继出笼。除五者堂外，我均请篆刻家朋友为其刻印，皇皇然一登上我的书法作品。有时仔细想来，觉得可笑。笑自己不知天高地厚，胡弄这么些书斋名号是为哪般？也想不朽吗？

故作高雅，其实俗不可耐。好在这些印章的篆刻艺术倒是值得品鉴与欣赏，值得收藏，曾深得许多方家赞许。从这一意义上，它充实、提升了我及书房的文化品位。在此，我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忱。

近四十年来，我的书房由小变大，由大变小，失意与惬意同行。其间，最让我留念的是文风岗上的且住斋。单家独院，在二楼，面积30平米，面北墙体宽4米，高3.7米，除去90公分裙墙外，全是通栏玻璃。即使阴雨天，也通透明亮。坐在窗边长2.4米、宽1.2米的书桌前看书、写字，心情格外快意。只可惜遭遇拆迁，书房已成废墟。每每追念之，不胜唏嘘。

2020年，说我的书房，真不好意思来描述它。诸多原因，它的身份已不再纯粹，鱼龙混杂，已大大折扣。挤兑在岩门新村8栋13楼，不足10平米的房间内安置了一张折叠式沙发床，占地3.3平米。我在这床上已起卧3个年头。床的左侧贴一书柜，踮脚高立，挤去0.79平米，十分可怜。书柜6层，大小14格，除极少的（大部分去了河井书屋）汉魏碑帖及工具书外，其余300多册文史类图书，有去年购置的4册《辞源》（2018年新修订的版本，1979年的老版本在河井）、《中华诗韵大辞典》、篆草隶书大字典等，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居多，如《文选》6册、《春秋左传译注》、《尚书译注》、《孟子译注》8册等，但我看重喜欢的是西渡先生选编的《名家读古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元洛先生的《诗美学》、汪曾祺先生的全部文集12卷、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易中天中华史》20册，以及余光中、王蒙、贾平凹、周国平、熊召政、鲍尔吉·原野等人的散文作品集，当然还有《世说新语》、《浮生六记》、《幽梦影》、《小窗幽记》等宋、明、清先贤著作。晚上10点之前，清晨5点醒来之后，披衣于床头阅读1至2个小时，不亦畅然。还有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年度散文获奖作品集、散文精选集也置于床头，随手抄来品读，老牌、新锐作家们的散文，准确、生动、洗炼的文字，新颖的文笔、独到而又别开生面的理趣，令人玩味，令我学习。才思、才情来自于天赋与后天积累。于我，二者残缺有余。

新村书房中间年长的图书要数工具书《辞海》，1979年买的，那时还在教书，翻了41年。为了保护封面，更是为了保护这本书，当年我加包了一层牛皮纸，可现在已破烂不堪，一副沧桑衰老模样。

与床相对的是书桌，30年前的书桌，长1.8米，宽1米。书桌上除了笔墨、砚台、折叠台灯外，一台电脑占去了近五分之一。书桌紧挨窗户，窗户向东，简称东窗，最易想起那句难听的成语，所以我在新村创作的书法作品，落款从不写“某年某月于且住斋东窗”，生怕不了解的人看到此款以为我是“出了事”之后才来学书法的，也怕给收藏我作品的人带去不祥之兆。其实书房选择在这里，实属无奈，人家早就设计好、修建好了，应了一句俗语：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我无力改变，只能委屈求全。窗外相距仅50米外，岩门新村二期安置住房工程正在施工，自去年6月起至今如火如荼，4台大吊日夜轮换转运钢筋、模板，砼灌车、长臂灌浆机彻夜喧嚣，轰鸣声、敲打钉板声不绝于耳，尤其是钢筋工半夜里切割钢筋的声音，嗞嗞啦啦，尖锐持久，常在转钟三四点时被惊醒，再也不能入睡。好在窗外的建筑没有完全挡住窗口的视线。只要我坐在书桌前，明媚的天空分裂在30个防盗窗格里，上下来回晃动。有时早上或傍晚，一抹白云自南往北悄然隐去，而岩门坡、龙潭庙半截敦实的翠岭却幽然横立在东边，蓝天开明，闲云可爱，青山自在，人在凝视，方天、游云、碧岭与我聚焦，虽无语，却有一番幽趣萦绕在心。

2018年4月，我入住新村，屈指一算，竟然又输给时光老人25个月762天，着实残酷。白驹过隙，时不我待。我便收拾以往写下的粗糙文字，几经整理修改，想结集成书。我不是作家。我的学养与经历以及生理上的硬伤，决定了我不可能写出“不朽”的文字来，仅仅是一爱好而已，好这一口，一口咬下去，又吐出来，是好是歹，不管它，由人说去。总算是对自己的爱好有个交代，对依偎、温馨我心的书房有个交代。不负书房。



特别推荐

一路公交车

姚红岩

今晨，你好
风冷，雾浓，雨寒
阻挡不了早行者的步伐
温和的光一定会把黎明照亮
今夜，你好
持续的寒
在风里慢慢地疯长
从即刻6点18分开始
经过子夜风与雨的组合
煎熬到明天凌晨
会蜕变为冰与雪
在下班的2路公交车上
挤满了吵吵闹闹回家的中小学生
和早出晚归进城贩卖小菜疲惫的大爷大娘
早晚高峰的公交车上
各种味道混在一起

男女老少个个一层一层大围巾羽绒服
裹成大粽子
车上一个四十刚出头的男人说
年轻时不知秋裤是啥
冬天嘴里还含着冰棒
如今穿好厚的衣还担心自己老寒腿呢
熙熙攘攘的2路公交走走停停不急不忙
人们不时有上有下
上了年龄的老人不得不
闭眼分享着
喧哗声，凛风掺杂着雨声
这小小的城市
在快进入夜幕时分，使尽力气挣扎
不甘愿坠入黑夜里
趁白与黑相交之间
趁雪花还没洒遍城市之时
在2路公交车上
写下这爱与恨
写下这个冬天的故事
多少年以后
这一生一世
有多少你我
像乘坐这公交车，无论坐着还是站着
总会有上车下车的时刻

往事在走远
期待明天的雪花把爱恋洒落天空
多想某一天 往日重现

爱的报答 (歌词)

向雁林

你顶着风，我披着霞
走过千山万水
牵手七十二行
集腋成裘 彩成霞
爱的报答
无怨 无悔
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

你迎着雨，我踏着歌
历经千辛万苦
情暖灯火万家
积沙成塔 成大厦
爱的报答
无怨 无悔
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

一番春雨秋夏
一场风霜雨打
要问为了什么 为国聚财
要问为了什么 爱的报答

澧兰

ZHANGJIAJIE DAILY



回到稻

飞越 苗青 摄

边

组诗

背影
你走吧，你走了
我便可以认真地浇花，听蝉，煮茶
和兰草在阳台间自由地对话

你走吧。你走了
我便可以开始一段崭新的梦
在梦的入口，有你新种的太阳花

你走吧！你走了
在稻边：这痴，这嗔，这念，这傻
或将种满海角天涯

重逢
只是那匆匆的一瞬
水红色的娇羞漫过水红色的唇

他依旧只是静静地看着
看着，任眉宇温暖如春

如二十年前的校门口
也傻，也真，也纯

小院物语
推开淡绿色的窗
阳光溜进来
回忆溜进来
我们溜进来

二楼外阳台上
糍粑和竹炭窃窃私语
金钱桔和圣女果妆容素淡
倚栏而立的你

如梦，如诗
如天边绚烂的云烟

听竹影婆娑，读碧水微澜
在这个温暖的冬日
在崇山脚下，澧水岸边
有你，有我

有弱水三千
有幸福熏染着溪涧小院

致X
如果可以，请你谨记
做一个谦虚又多情的人

在四月，左手阳光右手爱

眉梢的花儿自由地开

如果可以，请你谨记
做一个温婉又多梦的人

做自己的王子，以梦为马

春秋冬夏海角天涯

回到稻边

风还是香酥酥的

云还是软绵绵的

花和叶，你和我

在稻边，在明晃晃的阳光里

恬静而温润

大雪无雪，往事抓上窗棱

就做最真实的你

就爱最纯良的人

在最美好的年华里

稻边，为我们见证

云雾天门山

飘在空中是云

落到地上是雨

藏在心里是痛

伸出手来是缘

你在山上看雾

我在雾中读你

你看雾莫测迷离

我读你几多欢喜

我曾经搭救一只鹤

蒋献辉

我选择坐在澧水河边一棵小柳树下遮荫，已然立秋，日头却还热情火辣。

河水由原先湍急变得和缓，烈日下容易滋生水草，满河的葦草几乎妆点了整个河面，如以水草丰美来形容并不为过。葦草和鸭舌苔下面，隐藏了若干鳜鱼鲫鱼鲤鱼草鱼，更有青銅屎螃蟹虾米之类水中生灵。白鹤水鬼野麻鸭食物丰富，在此安家繁衍生息着。放眼望去，河面波澜不惊，就在我的家乡后方，上游不远是县城，对河为笔架山，下游为有名官潭湾。

每当无事可做，我便去钓鱼打发时光。隔河近，年少常在河中摸鱼洗澡，现在早无此雅兴，河中水情状况却又了然于胸。

秋蝉正在枝头作最后的季节演出告别。河中间白鹤沉静觅食，稍有响动即亮翅掠起群飞。水鬼个头小，一对绿豆小眼与人对视清亮如水，一遇惊吓则伶俐钻入水中，两三丈开外冒出小小头颅，往河中间水域泛泛游去，身后分开一道浅浅的八字水纹。眼前这个世界一个人可以尽情凝视和享受，即便一无所获，我也常常觉得意兴阑珊。

一个人正凝神屏气空无所虑，就近不远处水面忽然起了一阵小小动静，我立起身才看个仔细，套在岸边的渔船数丈开外，原来一只白鹤陷在葦草里，仿佛被什么敷住，双翅沾了水有气无力，唯剩头露出水面挣扎浮沉。如此不显山露水，应该沉陷有一段时间了。我想这个小畜生是不是不小心被蛇缠住，夏季水边蛇多，既然可以蛇吞象，白鹤不过一幅空壳囊，如果不幸遭难正好可以成为腹中之餐。

鹤为灵异之物，平民百姓常以松鹤相伴图当作屋里的装饰，悬挂 在神壁借以祈福延年。我们那里若老人，出殡时棺盖之上，会覆上一顶纸糊篾扎的罩子，当中便饰一只白鹤，以竹篾为骨白纸为皮，栩栩如生与活物形似无二。坟堆掩好后，与花圈竹纸一齐化掉，据说亡人便得以往生登临天界。

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一面狐疑地往神仙鬼怪上想，一面就动了恻隐之心，于是解开船缆。在澧水边吃喝长大，摇船划桨对我也不是难事。待划着小船靠近，这只鹤见有生人走近，一面有气无力扑腾，一面伸出尖嘴还要啄人。幸好不是被蛇缠住，我一把抓住它的细长脖子，丢在船板上。

上岸后，才仔细看清楚状况，这只可怜的鹤遍体鳞伤，遍身挂满了鱼钩，原来为钓鱼人挂落水里的排钩所伤。鹤或许是为贪吃附在排钩上的小鱼。排钩犹如鬼针草和苍耳一般，一沾身便甩不掉。这麻烦应该终身有好一些时日了，鹤的翅膀骨肉已开始腐烂。

拿在手中不过三五两重，第一次和这灵异之鸟如此接近，心中莫名其妙升起一股狐疑和不安。

鱼钩紧紧嵌在肉翅里。幸好钓鱼人都备有小剪刀之类工具。我在动手清理时，小畜生很生分，伸出尖嘴要啄人。我捡起一段枯木轻轻压住它的头。排钩有六七口，连根剪去羽毛，如行医者为其做小手术。待小心翼翼摘下鱼钩，小畜生受困太久，一挣脱，便想走，扑腾几下，却又无力地瘫在地上。

我用刚钓上来的小鱼喂它。想到应该还有伤口消炎之类诸般手续，但一时不知道哪里去弄，便不再管它，一心一意钓鱼。

到底放心不下，天将黄昏时，我起身收拾回家，忍不住又折过去，发现鹤还待在原地，气力已得到一些恢复。看见人靠近，一双翅膀亮了亮还是不能飞起，跌跌撞撞往草里钻。我又从鱼篓里抓出一把小鱼喂它。

晚上回家，和家里人说起今天救了一只鹤。父母阅历广，有丰富的世面见识，但对于那只鹤，却是一点见解也没有。

睡至半夜，我忽然又想到旧年所读过的唐宋传奇故事《柳毅传书》，书生柳毅过洞庭湖时，为一个放羊女所托捎带书信，谁知道放羊女原来为小龙女化身，经过一段颇为曲折动人的离奇传奇，两个人最后喜结良缘。我的心中总有一股孩子般不切实际的热切想法，以致于整夜辗转反侧，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第二日是周末，我照旧一早去钓鱼。我特地从昨天的地方经过，过了一夜，鹤仍然在原地。它依然不认得我，我一走近，它就挣扎着亮起翅膀，往草丛深处大步奔去。

中午回头，鹤依然离原地不远。我从鱼篓中又抓出一大把小鱼，扬手使力丢进它藏身的草丛中。

四月禄

胡宁

1 落珠，垂雨，醉桃旖梨，终成眷属

比番

竟无关爱情，而成了诗

2

三月博大的胸襟，滋生四月硕大的爱

比处

不必提及瓜熟蒂落

3

大自然的气息溢满山，溢满水，溢满心肌

此刻

又被活捉的四月天 俘虏

4

一枝一叶乃春生，万物铮铮不由人

比情比景

允许窗前月下，把酒当歌

5